



萌宠

人人都说她是皇宫第一宠！没错！
只不过！是皇宫第一宠物！



她是宫女的偶像，和后宫妃嫔斗智斗勇，和刁蛮公主称姐妹！

窈窕宫女，皇子争逐！



她立志要把嘲笑她的那货拐带出宫然后……欺负他！包养他！让他哭着求着爱她！

人人都说她是皇宫第一宠！

没错！只不过！
苦逼的是！

皇宫第一宠物！

《飞·魔幻》《飞·言情》《桃之夭夭》萌风巨制

被皇宫最腹黑的男人和最俊美的男人同时欺负，
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儿！是选权力之巅的皇位，
还是陪一个小丫头浪迹天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芙暖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宠 / 芙暖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3-4194-9

I. ①宫… II. ①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060 号

宫宠

责任编辑 王晓娣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黄 梅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夏七夕 易文娟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94-9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第一章	藏针	001
第二章	暗鬼	013
第三章	黑手	025
第四章	猫妖	037
第五章	贤妃	049
第六章	端倪	061
第七章	书苑	073
第八章	下毒	083
第九章	突变	095
第十章	香销	105
第十一章	诡计	117
第十二章	复起	127





目录

第十三章	逃婚	137
第十四章	出宫	149
第十五章	暗杀	161
第十六章	错乱	171
第十七章	线索	187
第十八章	是非	199
第十九章	旧事	215
第二十章	险地	227
第二十一章	远嫁	237
第二十二章	前路	249
第二十三章	真相	263
第二十四章	交换	273



第一章



藏针

烈日当空。

玉宝小心翼翼地端着手中的托盘，一脚踏入了锦鸾宫的宫门。这是整个西六宫最富丽堂皇的宫殿，而里边住着的，是整个后宫都不得不避让三分的襄宁长公主。

“反正你闲着没事，今日就由你去给公主送雪缎。”针黹房周女史吩咐她之后，整个针黹房都议论纷纷起来。

按理说，雪缎这么珍贵的布匹，需得女史以上级别的宫人才能经手，可竟然让这个刚入宫不久的小小宫女去送，旁人应该羡慕嫉妒恨才对。

可是……大家都以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她。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连周女史都言辞闪烁，似有隐瞒。等那雪缎拿在手里，一向谨慎小心的梨清心也跑来告诫她：“遇事千万忍让，万万不可冲动。”

“到底那个襄宁公主是个什么怪物？”玉宝喃喃自语。

她不信邪。

真见了才知道，襄宁公主并没有三头六臂，她斜靠在躺椅上，眼皮也没抬一下。身上随意地披着一件藕荷色长袍，发髻未梳，妆也未描，倾国倾城之貌却未减分毫。

寻常美人美则美矣，气度出众者甚少，但眼前的这位公主虽则年纪并不大，却隐隐有种叫人不敢逼视的气势。

玉宝虽然同为女人，却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可等她行了礼，说明了来意，襄宁公主却只轻哼一声，不做表态。

“公主……”她忍不住出声。

襄宁公主睁开眼睛瞪她一眼：“年年都是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公主不妨叫这个婢女拿给你看看，说不定今年的雪缎不同以往也未必可知。”身后有人轻笑，声音甜得发腻。

玉宝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可不就是前两天在回廊欺负人的丽妃吗，当时玉宝仗着自己有理，还冲上去与她争辩。

结果被结结实实地打了好几个耳光，到现在她还觉得自己的两颊隐隐作痛。

仇人相见……她却只能压下怒火，在脸上浮出一个世上最虚伪的笑来：“奴婢参见丽妃娘娘。”

襄宁公主动也没动，仿佛不曾看见丽妃一般。

丽妃有些尴尬，干笑两声之后朝玉宝招手道：“快把雪缎拿来给公主看看。”玉宝不得不端着托盘上前。丽妃又说，“真是没眼色！拿起来展开！”忍，她再忍！

雪缎真不是一般的料子能比拟的。触手冰凉，细腻柔滑。玉宝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在手里，一点点地展开来，生怕自己的指甲刮到什么。可是——

疼！雪缎里有什么东西！

饶是玉宝飞快地缩回了手，那尖细的东西还是刺入了她的手指。血很快就涌了出来，吧嗒，滴在了雪白的缎子上，漾开了一朵暗红色的花。

“大胆奴婢！竟敢污了雪缎！”一旁的宫女早就惊呼出声。

“也罢……”襄宁公主似乎出了一声。

“这里头有针！这雪缎里有针！”玉宝心下慌了起来，一把抓起地上的雪缎翻找。

“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丽妃的声音忽然高了好几个调。
很快就有好几个宫女上前，手忙脚乱地去扯玉宝手中的雪缎。

“叮——”

微不可闻的细微声响，一丝银色的细光闪了玉宝的眼睛。

针！真是有谁在这里头藏了一根针。她才找到那细微的尖针，眼前却忽然一阵花。还没来得及反应，玉宝只觉得背后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脚下站立不稳，几个宫女全跟她纠缠在一块儿——
摔了一地。

“快让开！我看见针……”玉宝急急忙忙地推开身边的几个宫女。手指上那道细微的伤口忽然又是一疼，她却并未在意，一心一意地要找地上的那根针。

可地上什么都没有。

人已经全散开了，玉宝睁大眼睛仔仔细细地找了每一个角落。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

“我看她分明是砌词狡辩！公主你看她的手……”有一个尖长脸的宫女忽然捉住玉宝的手，扯到丽妃和公主的面前。

一根木屑！她那道细微的伤口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极细的木屑。

不！刚才明明还没有！她心下透亮，猛地想起刚才起身的刹那指尖的那一下疼。有人陷害她！

“不！不是的！刚才分明有人……”她想开口解释。

“还不住嘴！”丽妃狠狠地打断了她的话，“在本宫和长公主的面前还敢狡辩！分明是你在哪里弄伤手指才污了雪缎！若是老实认错，长公主宽宏大量定然不会与你一个小小婢子为难！偏偏还要



编造这种可笑的谎言！雪缎中如何会有针？即便是有，那也是你们针黹房的过错。你既送雪缎来，为何不细心检查？错漏百出，条条都是死罪！”

身为针黹房最底层的宫人，她本就不该拿着雪缎出现在这里，又如何有资格去翻查雪缎？玉宝听得心惊，又抬头去看襄宁公主。

原本斜靠在躺椅上的她不知什么时候坐起身来，面无表情地将一双杏目眯成细缝。

玉宝真真切切地在她脸上读出两个字来——

危、险！

“你告诉本公主，雪缎里真的有针？”襄宁公主突然毫无征兆地笑了。

“有。”她坚定地点头。

襄宁公主挑了挑眉毛，又好像了解什么似的点头：“好，那你肯不肯认错？”

“奴婢没有做错，为何要认？”玉宝把梨清心要她忍耐的话早已丢到脑后。

“那你知不知道，本公主最讨厌……”襄宁公主忽然将脸凑近，一字一顿地说，“就是你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

“我、没、有、错！”玉宝也一字一顿地高声回答。她分明看见一旁的丽妃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此时如火一般的烈阳能将人晒成……人干。即便她竭力保持着最端正的姿势，面对着刺目阳光的头也不得不低了下来。

盛夏，午后，太阳灼烧着她的脸，浑身好像快要被点燃一样，冒着腾腾的热气。一滴，两滴，三滴……汇合成一摊水渍，脸上的

汗水不断地流下来，多得有点儿迷了眼睛。

她死也不认！

她甚至能感觉到不远处的凉亭里，那个可恶的襄宁公主正对着她冷笑。可她，眼前已经开始出现重影，快要……不行了。

还只在这太阳下跪了小半个时辰而已，却已经神志不清，东倒西歪。气若游丝？好像也差不多要一口气提不上来了……

“公主问你这下可跪清醒了没？若是肯认个错的话……”公主身边的侍女采儿第三次跑过来问她，“兴许公主会饶你一命。”

“我……”玉宝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却没力气说出话。

“你要认错？”采儿的声音里莫名多了几分欢欣。

“我没错！”她咬着牙喊出声来，“那雪缎早有人藏了绣针！那群宫女之中又有人扎了木屑在我指尖！”

采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她转身退回凉亭，却一头撞到了身后的某人。原本在凉亭之中乘凉的公主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她眯着眼睛看着地上一脸不服气的玉宝，终于伸手捉住了她的下巴。

“叫你认个错就这么难吗？要是我让人把你拖出去乱棍打死你也不认？”一边说着，一边用尖利的指甲刮着她的脸。

玉宝冷哼一声，并未回答。

“后宫之中竟然有你这么倔犟的人。”襄宁公主忽然松了手，上下打量了她几眼，“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来人……”

“公主。”有人打断了襄宁公主的话，是一个身穿青衣的小宫女。她先是朝襄宁公主行礼，接着便上前附在公主的耳边叽叽咕咕说了一通。

襄宁公主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她转过头来再看了地上的玉宝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玉宝。”虽不情不愿，但还是回答了。

死一般的寂静。

就在玉宝几乎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拖出去乱棍打死的时候……

“回你的针黹房吧。”襄宁公主忽然打了个哈欠，转身就走，看也没再多看她一眼。

浑蛋！

浑蛋公主！

腿麻得没有知觉了……她直接坐倒在地，汗水流成一条长长的小溪。

玉宝这次算是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欲哭无泪，脑子早已被太阳晒得乱糟糟的，什么雪缎、藏针、木屑、宫女、丽妃……早就被她丢到九天云外。她现在，只想咕咚咕咚地喝下一大缸子水，然后倒头就睡。心底有一个小小的人在叹气：早点儿认错就好了……可是，她凭什么叫认错！

“玉宝！”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惊醒了胡思乱想的她。

“别哭，我还没死。”玉宝扯了个勉强的笑。梨清心就是这点不好，平白无故地喜欢杞人忧天也就算了，偏偏一见到她哪里磕了碰了，眼泪就哗啦啦地下来。只是……莫非她们真是心有灵犀？

“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了？”

“是……”梨清心稍稍顿了一下才说，“我见你许久没回来，猜到是出了事，就一路打听过来。别说这些了，我们快回鑾秀宫。”

被扶着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等走到鑾秀宫门口的时候，玉宝才觉得自己似乎好了些。

然而，宫门口似乎站了个男人。他背着光，倚门而立。眉头微蹙，眼睛里似乎有水波轻漾。

如果没认错的话，这个人是……三皇子巽铭。顿时，玉宝一个头变得两个大。怎么又是这个瘟神！她今天到底撞了什么邪，简直是流年不利犯太岁！先是被那个浑蛋公主冤枉，现在又遇到这个每天祸害人间的猪……头。

“针黹房奴婢参见三皇子殿下。”梨清心忙俯身行礼，顺手拉了一把玉宝，她才十分不情愿地俯身。

他停在玉宝的面前，半天都没有再走一步。玉宝也盯着他看，恍惚听见他喃喃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语气似乎有点儿奇怪。

“……包子？”梨清心奇怪地重复了一遍。

“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见到我都喊我包子？！”玉宝快要爆发了！她到底是长得多像包子，为什么每次见到这个奇怪的皇子他都要喊自己包子？“我有名有姓，我叫玉宝！”

“哼，我只看见一只皱巴巴的包子。”巽铭很快恢复他以往那种不屑的神态。

从第一次见面起就是这样。

玉宝已经不太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可能那时她才入宫不久，对神秘的皇宫还心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幻想。

有一天，她吃了晚饭后一个人瞎晃，逛着逛着就迷路了。后来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种满了大片的海棠树，隐隐约约，似乎有清远悠扬的笛声从花海深处传来。

是谁？她有些好奇，亦有些胆怯。可这笛声实在吸引她，不知不觉地就顺着声音往前走去。再凝神去听，笛声似乎消失了。结果反而一头撞进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

初见他的第一眼，她慌乱得有些手足无措，而他，则一句话就

击碎了她全部的幻想。他怔怔地看着她，说：“包子。”

“啊？什么包子？”她莫名其妙，面前这个面容冷峻的男人就是吹笛人吗？可她仔细打量，却并未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笛子的踪迹。他认真地看着她说：“你，是包子。”

“你才是包子！”玉宝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神经病。

他不理会她，自顾自地说：“我叫阿铭。”

“不认识。”她懒得再与他多费唇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脑袋坏掉太可怕了。遇到人就喊包子？这是什么逻辑。

玉宝一把推开这个叫阿铭的男人，还想往海棠林的更深处走。她还没见到那位吹笛人呢。

可他的声音从身后适时地响起：“三皇子巽铭。”

她心下一惊，连忙回头：“你说什么？”

他的脸上已经换了一副冰冷而倨傲的神情：“针黹房连认服色的本事也没有教吗？”

经这话一说，玉宝才发现他身着玄色锦衣，上纹五道盘龙，腰间还系着刻有封号的玉牌，佩有祥云龙纹香袋，这的确是北隆国皇子的装扮无疑。

“你……你怎么知道我是针黹房的……”她吓得支支吾吾起来，礼数全都忘光了。

好在他并不太在意，只是冷哼出声：“这里离嫔秀宫不远，你的衣袖上还别着几根绣针。”

这下脑袋居然转得挺快！玉宝在心底不可思议地感慨。

阴晴不定，变幻莫测……神经错乱！是个猪头！这是玉宝对这三个皇子巽铭的全部印象。

之后陆陆续续在皇宫的各个地点见过他很多次。

每一次的开场白定然是——

“包子。”

你才是包子！你们祖宗十八代都是……包子！她恨恨地想，当然不敢说出来。好在巽铭虽然讨厌，却不拘礼数，每次半讽刺半刻薄地丢下几句冷冰冰的话，还能容忍玉宝丝毫不客气的回敬。

她不怕他。

大概真是太累太辛苦了，她回到西暖阁的房间里，吃饱喝足之后倒头就睡。这一觉睡得极其香甜，到了后半夜，忽然做起梦来。梦里都是些凌乱的碎片，漫天都是素白的雪缎在飞舞，转得她头晕。再仰头看一会儿，那些雪缎瞬间化作千根万根狠厉的绣针，针针都朝着她飞射过来——

“啊！”玉宝尖叫出声，猛地醒了过来。此刻天已经大亮，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来喊她起床。

正胡思乱想之际，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

“玉宝，你醒了。”进来的是梨清心，她似是有话要说，但有些欲言又止。

玉宝的心底慢慢腾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怎么了？是不是我起晚了李姑姑又要罚我擦地？还是昨天的活儿没干完所以周女史要打我手心？啊——不会是丽妃吧？难道是……”

“是襄宁公主。”梨清心满眼担忧，“她一早就来了鑾秀宫，听说你没起床就吩咐一直不许喊你，还说若是你醒了，就带你去正堂里见她。”

这么……诡异？！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她平白无故地打了个寒战。

“她现在……”





“在正堂里喝茶。”

鑾秀宫内有一处专门用来议事的正堂，唤做玉春堂。一般只有掌事姑姑召集众宫女颁布各项号令时才会用到，平日里很少有人去。所以在玉宝的心中，玉春堂就等于严肃、可怕、啰唆……累得慌。

襄宁公主此时正坐在主位，穿了一件浅碧色的长纱裙，略施粉黛，又有一种清韵典雅之美。她看见玉宝进来，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

的笑。

玉宝则故作镇定地上前行了礼，束手站在一旁。她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刚做的那个梦来，莫非那梦境有所暗示？雪缎化针……不知是几个意思。

“本公主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襄宁公主徐徐开口，“昨天的事我还想再听你说一次。”

再说一次？她可没那个兴致。

“公主既然不信，奴婢也没什么好说的。”玉宝低低地道。

襄宁公主似乎对她这个回答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忽然话题一转说道：“我曾经在锦鸾宫里养过一只猫。”

“嗯？”她有些奇怪，好端端的怎么扯到了猫身上？

“你跟那只猫的性子倒挺像。”

有完没完！她怎么忘记了！这个襄宁长公主和那个三皇子巽铭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哥哥说她是包子，妹妹说她像猫咪。禽兽！皇家的人脑子都不怎么正常。

她没有出声，也懒得搭话，心内早已燃起熊熊火焰，只待一次爆发。

“后来那只猫不听我的话，被我咔嚓——”襄宁公主还在慢条斯理地讲着一只悲剧猫的故事，“把它的头给切了。”

玉宝的后颈忽然莫名其妙有些发疼。

“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不过，即便你真的没有错，你也弄脏了我的雪缎。”襄宁公主停顿了一下，“你打算怎么赔偿？”

雪缎？把她卖掉她也赔不起啊。

“我已经跟李姑姑说了，你不用再待在针黹房，明天到锦鸾宫来报到。”襄宁公主不等她回答就先下了命令。

“公主……”她的头可不想被切掉！

襄宁公主忽然停了脚步，朝她露出一个狡黠的笑来，然后用极其轻柔的语调对玉宝说：“难道，你就不想找出……在雪缎中藏针的人吗？”

玉宝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不再反抗。

北隆国的皇宫极大，玉宝已经入宫三个月，却只去过其中十分之一的地方。而在这十分之一的地方，她竟然得罪了丽妃、襄宁公主、三皇子巽铭……还有瞧她不顺眼的周女史，嫌她蠢的掌事李姑姑。

有九条命也不够混吧。

再一想到从此以后都要面对那个刁蛮公主，她的头就开始一阵阵地疼。